



● 作者/Jieun Baek ● 譯者/李育慈 ● 審者/劉宗翰

揭密北韓對抗外來資訊

The Opening of the North Korean Mind: Pyongyang Versus the Digital Underground

取材/2017年1-2月外交事務雙月刊(*Foreign Affairs*, January-February/2017)

北韓是一個資訊封閉且神祕的國度，還是當今世上最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，國民從小接受教條化的主體思想，不容質疑國家領導人。然而，隨著外來資訊的滲透，年輕世代的思維已逐漸改變。

在2014年9月的一個寒冷晴空夜裡，在中國大陸與北韓重兵駐守的圖們江邊界，一位化名為阿安(Ahn，音譯)的男子在中國大陸這一側走近江邊。圖們江最窄處僅150餘呎寬，阿安從站立之處可輕易眺望北韓。他攜帶的兩個袋子內裝了100個灌入世界各地電影、電視節目、音樂及電子書的隨身碟。

幾乎在世界各地，這些東西都被視為無害。然而，在此邊界，它們卻是嚴重違法的危險走私品。在北韓這個極權國家，人民只被允許觀看與聆聽政府製作或核准的媒體產品。平壤將各種外來資訊視為威脅並竭力防堵之。其政權主要的擔憂，是一旦人民接觸外來文字、影像、音樂，會對國家心生幻滅，並且希冀——甚或要求——變革。

阿安是2004年逃離北韓的脫北者，目前居住於南韓首都首爾，經營一個將資訊輸入北韓的非政府組織。他是筆者過去十年來訪問的數十名脫北

者之一。脫北者的證詞不見得可靠，亦不足以拼湊出此一神秘國度的確切生活樣貌，但與其他資訊整合後，脫北者的故事仍可提供寶貴的洞見。

在圖們江畔那晚，阿安對於要做什麼胸有成竹；他已經算是識途老馬了。其保持高度警覺，全神戒備。一旦確定未遭監視，便將這堆隨身碟放進厚塑膠袋包覆的塑膠盒中，接著將堅固的金屬線綁在一端，用力扔擲塑膠盒，而盒子就落入靠近北韓的江中；一位化名阿庫(Ku，音譯)的北韓人偷偷涉水撿起盒子。

這兩個人之中，阿庫的工作危險得多：他必須將物品帶進北韓。阿安的組織支付阿庫相當於100美元的酬勞去拾取這些隨身碟，這筆鉅資足以支應阿庫一至二個月的家用。不過阿庫承擔巨大風險：若被北韓邊界守衛逮到，可能遭到刑求、監禁，甚或處死。阿庫爬上岸，脫掉濕漉漉的衣物證據。他換上乾的衣著，回到居住的城市。



圖們江江面較窄且淺，一到冬天就會結冰，一般人可行走在江面上，曾是脫北者逃脫的路線之一。(Source: REUTERS/達志)

(基於阿安的組織要求，該地點無法公開。)阿庫在該地黑市以每個一美元的價格，將隨身碟販售給有意瞭解外界生活的民眾。

儘管北韓被冠以「隱士王國」稱號，但過去二十年來，國家在人民周邊築起的高牆已出現許多裂縫。阿安從事的此類簡易媒體走私行動，已使北韓人民甘冒自身風險，對國家與外部世界獲得更多瞭解。

受到殘暴的安全部隊懲戒威脅儘管存在，但散播外來資訊在北韓已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。一部分原因，是該國傳統的封閉經濟在過去20年來已發生變化。1994至1998年間，一場大飢荒席捲北韓，使數十萬——甚至可能是上百萬——人民死亡。為了解決人民溫飽的問題，政府開放小型「自由市場」(jangmadang)，允許人民彼此從事基本物資買賣或是以物易物。這個自由市場乃初具雛形的資本主義，基本上與強硬的共產主義，以

及數十年來政府強制施行的控制經濟相抵觸。惟當飢荒平息後，平壤政權或許出於體認單靠國家無法可靠供養多數人民，便決定繼續容忍大多數自由市場。從此以後，小型、非正規市場逐漸演變成複雜的大規模交易活動，其中還有些是數量高達數百個攤位的市場販售各式商品。依據最可靠的估計，北韓大型市場數目約為380至730個，另有許多較小型的市場。據可靠估計，約四分之三的北韓人民部分依賴或全然依賴私有市場來謀生。

除了這些所謂的灰市(gray market)使違禁技術與媒體更容易傳播之外，較傳統的黑市亦助長了外界訊息流通。北韓目前大多數國內生產毛額(GDP)係來自製作與販賣毒品、偽造貨幣及洗錢。援助這些活動的非法網絡，亦製造傳播外來媒體的機會。如今，外來的非政府組織、脫北者、走私者、掮客、商人及收受賄賂的北韓士兵與官員湊



在一起，構成一個驚人的健全網絡，使平民得以透過非法手機、筆電、平板電腦及隨身碟接觸外部世界。

這些數位商品已在北韓社會扮演重要(儘管往來是無形)的角色。由於受惠於走私媒體，如今已有更多北韓人民充分體認到，政府對國家及其領導人所描繪的夢幻圖像，與現實的殘酷面存在著落差。同樣重要的，是許多人開始瞭解，外部世界並不像官方宣傳般，是一個貧困、道德墮落及犯罪充斥的荒原。

此一逐漸發酵的認知，僅對擅長鎮壓人民的金正恩政權構成輕微的短暫危險。不過在極權社會，當權者合法性與權力極為依賴哄騙人民的能力，而日益蓬勃的地下數位市場或許會構成長遠的存在威脅。

由於北韓持續擴張核武並傾向採取挑釁手段，無論外界採取哪些舉措，北韓未來很長時間勢必

仍將是區域(甚至全球)的潛在亂源。不過政府、組織及個人若試圖使北韓成為較不專制危險的國際行為者，則應留意資訊可從內部改變國家的力量。

對抗主體思想

2012年6月11日，北韓咸鏡南道新興郡發生了山洪爆發。一名14歲女學生韓賢娟(Han Hyon Gyong，音譯)拼命保護家中的金日成、金正日領袖肖像免遭洪水淹沒，最後為了搶救這些神聖的肖像而溺斃。

為了表彰該名女學生的英勇行為，政府追授「金正日青年榮譽獎章」。女孩的父母、老師及她所屬的青年團領導人，亦因培植愛國主義有功而受到嘉獎。韓賢娟的學校以其名字重新命名。國家的官方報紙《勞動新聞》則盛讚「培養出這種女孩」的體制。

此種對國家政權的極端奉獻，反映了北韓官方意識型態「主體思想」(juche)的力量；它強調國家自給自足，並且將金氏王朝之統治者神格化，主張領導人的判斷與智慧絕不應遭到質疑。1974年，金正日發佈「樹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」，明文規定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，矢言絕對效忠最高領導人與完全臣服於國家。金正日要求全體北韓人民牢記這些原則，並且於日常生活中奉行



北韓在1990年代曾發生大饑荒，當時數十萬的人民死於飢餓與疾病。

(Source: AP/達志)



小型市場逐漸演變成北韓交換日常生活用品的集散地，北韓人民還可以在此處購買各式商品，這也使外界資訊得以趁機流入百姓的生活。(Source: AP/達志)

之。這項命令透過每週的「自我批判」和同儕監督具體執行並持續至今。人民在教室、辦公室及工廠每週舉行的批鬥大會中朗誦這十大原則，還被要求批判自我與他人未充分實踐主體思想之處。北韓人民約在小學一年級便開始參加這些會議。

北韓政權從人民幼年起便開始反覆灌輸主體思想，竭盡所能確保人民年長後盡量少接觸矛盾訊息。北韓人民可能犯下的最嚴重罪狀之一，是購買違禁媒體。根據《自由之家》(Freedom House)報導，在北韓「收聽未經核准的外國廣播，

持有異端刊物，會被視為犯了『叛國罪』，會遭受嚴刑峻罰，包括勞役、監禁及死刑。」2013年的某日，南韓主要報紙《中央日報》報導，北韓政府在七個城市處死80名違反此條法律者。

北韓每戶人家都有一臺國家核定的收音機，整日播放官方宣傳。收音機的音量可以調整，但無法完全關掉，其調頻器功能受限。所有的新聞報導和廣播在播出前必須通過數道內部審查程序。金正日的《媒體工作者守則》(*Guidance for Journalists*)乙書要求記者與編輯「刊登全心全意尊敬領袖、崇拜領

袖，並且讚美偉大革命領袖的文章」，這些指示一直被忠實遵守。

除了數百名或數千名菁英之外，北韓人民無法連上網際網路。學校、公共圖書館、辦公室提供獨立出來的內部網路——光明網(Kwangmyong)是由一群受信賴的官員們負責搜尋網路上夠安全、且能放於密閉網路內的文章，諸如挑選過的科學報導和健康新知等。

每戶人家都必須向地方當局登記家裡的電子媒體器材。偶爾，檢查員會挨家挨戶檢查民眾的媒體播放器播放什麼內



北韓人口2,500萬人，目前僅300萬人使用手機，而且全部被限制使用國營的高麗電信所提供的手機與網路。

(Source: AP/達志)

容。若發現非法內容，便加以逮捕並沒收物證，將之送至平壤高層。隨身碟普及前，被禁的電影和電視節目往往燒錄在光碟片中，走私進入北韓。為了防止人民在臨檢開始前迅速取出違禁的光碟片加以藏匿，檢查員會在進入房內前，先將整棟公寓斷電，使光碟片卡在播放機內。接著查抄所有的光碟播放機，打開電源，將光碟機插電，按下取出鈕，察看居民剛才觀

看的內容。

這些舉措凸顯北韓政權對數位技術的不安。不過這是雙面刃，其亦賦予政府更有效監控人民、灌輸人民更多官方宣傳的工具。以手機為例，北韓人口約2,500萬人，目前約300萬人使用手機。他們幾乎全被限制使用國營高麗電信(Koryolink)提供的手機與網路，只准撥打國內電話，而且通話內容常被監聽。儘管如此，有些民眾現已

持有走私進來以供靠近邊界使用的非法手機，他們可以在那裡連上中國大陸的行動網路。安檢部門使用的偵測器可追蹤持續五分鐘以上的非法通話，故為躲避偵查，必須簡短通話，變換地點，再次重撥來接續中斷的通話。

手機雖能傳送領導高層不願人民看見的內容，但亦比其他非法資訊之傳遞管道更易於追蹤。由於資訊傳輸受到緊密監

控，所以有關當局能覺察任何可能正取得違禁資訊的對象。警官時常在街上臨檢手機用戶，檢查其中是否有敏感內容；有時他們會當場沒收手機，逕行開罰。高麗電信漸次增加相機等功能，並且慢慢推出簡訊與視訊通話等服務。手機用戶現在可以連上核可的內部網址——如《勞動新聞》，亦能接收來自朝鮮勞動黨的簡訊。

令北韓政府更頭大的是可攜式媒體播放器，因為它們比手機更難以追蹤。許多北韓民眾現已能購買黑市走私的中國大陸製MP4播放器，以播放儲存於違禁記憶卡裡的影片。MP4播放器體積小，可充電電池一次可持續使用約兩小時，使民眾毋須插電便可觀賞影片，這是一項關鍵，因為大多數北韓人民家庭都常無法連續獲得供電。

北韓民眾亦擁抱便攜式媒體播放器——「筆記本電視」(Notetel)，其能如電腦般播放隨身碟、記憶卡及光碟等儲存媒體裝置，而且還具備電視與收音機功能。這些中國大陸製的裝置約於2005年開始出現在黑市，依型號不同，售價介於30至50美元不等。北韓政府一開始加以禁止，但2014年下令所有的筆記本電視都需向當地機關登記後，便將此流行裝置合法化。然而，自2016年夏季起，據脫北者主導的新聞組織報導，北韓政府已走回頭路，禁止人民擁有這類裝置。

檢查員有時會闖入民宅，檢查是否有任何媒體播放器處熱機狀態。為應付此突發事件，許多筆記本電視使用者會將一片合法光碟隨時置於機器內，以便在臨檢時，可以將存有剛才正在觀看非法媒體的隨身碟拔出藏好，假裝一直在使用那片合法光碟。2015年3月，設於加州的北韓非政府組

織「自由之國」(Sokeel Park of Liberty)向路透社透露，筆記本電視的威力與危險，在於可以解決北韓人民「消費國外媒體的兩大障礙——監控與斷電。若要為北韓人民設計完美的裝置，筆記本電視正是首選。」

當然，北韓人民不僅須防範有關當局，渠等鄰居亦可能舉發他們從事可疑活動。因此北韓民眾發展出觀賞違禁媒體的各種安全守則。鎖門，關窗，拉上窗簾。有些人拿著裝置躲在棉被裡。家人擠在一起觀看非法電影和電視節目，有時共用耳塞式耳機，只要用對辦法，便可使少數人聽到聲音而不致傳到牆外。

自由市場世代

在北韓民眾中，受到數位資訊影響最深者當屬年輕人。他們享有前所未見可接觸國外的資訊管道；據許多脫北者指出，這正破壞傳統上掌控北韓年輕人心智的主體思想。

筆者遇到的每位年輕脫北者在逃離國家前，均曾觀看外國電影和節目，閱讀外國書籍，並且對外部世界擁有可觀的瞭解。這些脫北者表示這不足為奇，還有許多無意脫離祖國的年輕人，也願意冒險取得並消費國外媒體。20歲出頭的近期脫北者敏俊(Min Jun，音譯)告訴筆者，「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會靜靜地聚在朋友家，播放南韓流行音樂，舉辦小型舞會。我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，但我們小聲開著音樂跳舞。」

接觸外國文化本身或許意義不大。不過有些其他因素亦使北韓年輕人和老一輩不同，凸顯出他們接觸外來媒體和數位技術的特點。首先，這些



北韓新一代的年輕人，對國家領導人的忠誠度已大不如前，他們不信任政府、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。(Source: AP/達志)

年齡35歲以下的人——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——是所謂的「自由市場」世代，他們成長過程是在小規模的半合法市場購買食物和其他商品。他們極少——甚至從未——如父母和祖父母數十年來般排隊領取國家配給。結果是，他們比較傾向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，以及更可能採取冒險行為。黑市與灰市提供年輕人一種非常特殊的教育；涉足黑市與灰市使其產生一種機智：在一個嚴刑峻法

的社會，北韓年輕人已學會如何另闢蹊徑。

其次，北韓年輕人自認比父母更自立自主，他們不認為從政府那裡能得到許多思想價值。基於此原因，有些北韓議題專家主張，此年輕世代對國家和領袖的忠誠度都要來得低。2015年，北韓議題權威專家蘭柯夫(Andrei Lankov)接受南韓阿里郎電視臺(Arirang News)訪問指出，「和他們的父母相較，這些年輕人務實得多；他們憤世嫉

俗、個人主義；他們不相信官方意識型態。他們不信賴政府。他們比父母更不畏懼政府。」儘管北韓年輕人仍然守法且公開尊敬國家領導人，但年輕脫北者經常宣稱，在緊閉的門扉後頭，他們的朋友回家後時常嘲弄領袖。

走私事實

隨著北韓人民對國家與外部世界獲致更正確的認知，許多人開始產生異心。這將轉而引發不信任感，並且足以侵蝕這樣一個奠基於狂熱個人崇拜的集權國家。

然而，若要發生任何真正的政治變革，這種不信任感需進一步激發集體行動；鑒於北韓政府嚴禁任何未經明確核可的集會活動，這實在是艱鉅挑戰。北韓執政當局禁止人民組成非官方的學生團體與球隊。人民未經許可不得在深夜舉辦社交聚會，或是在別人家裡過夜。北韓政府亦發展出龐大的鄰里告密網，並且獎勵舉發批評政府者，凡此種種皆使民眾極難互信。最後，執政當局已大幅提升監控數位通信的能力，以致人民極難傳送敏感性訊息，遑論予以整合。

儘管有這些挑戰，若有意降低金氏政權對北韓人民及這個世界構成的威脅，則需設法支持外來資訊與媒體在北韓的傳播。傳統外交手段與制裁無法迫使金氏政權推動政經改革，而且停止武力恫嚇與挑釁。數十年來，若干世界上最有毅力與技巧的談判者一直試圖籠絡、誘導、脅迫金正恩及其父祖，但一無所獲。即便強權國家曾採取秘密行動鼓勵政變，這些努力亦付諸流水。於此同時，當前平壤的核武可嚇阻任何明顯要推動改朝

換代，以及對北韓使用大規模軍力的意圖。

若要北韓改變，則需始於內部。加強外界資訊與文化產品在北韓的流通，乃最具持續性、最划算的作法。關切北韓未來的各國政府、慈善團體及個人捐款者，應考慮資助這些致力將數位技術與外來媒體輸入北韓的南韓、美國及各地非政府組織。特別重要的，是需設法將外界資訊送到北韓軍官、知識分子及政治菁英手上。非政府組織訓練脫北者——他們對目標群眾知之甚詳——協助蒐集媒體產品並使之越過邊界傳遞，亦深具價值。

批評這些作法者宣稱，北韓當局一旦認定越界情事已然發生，而且民眾接觸太多非法資訊時，勢將出手嚴厲鎮壓。惟此立場過於低估北韓民眾對接觸外來媒體所展現的強烈渴望。筆者難以想像北韓政府如何持續強化鎮壓：若用重典從未能遏阻民眾尋求消費違禁媒體，很難想像還有哪些舉措可以遏止之。北韓人民已嚐過禁果，並且明顯表示希冀更多：他們冒著受到嚴厲懲治的風險，只為偷偷躲在黑暗上鎖的房間裡，窺視外部世界的樣貌。

作者簡介

Jieun Baek著有《朝鮮的隱藏革命：地下資訊如何改變封閉社會》(*North Korea's Hidden Revolution: How the Information Underground Is Transforming a Closed Society*)，耶魯大學出版社：2016年)乙書，本文改寫自該書。她於2014至2016年擔任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(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)研究員。

Copyright © 2017, *Foreign Affairs*.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-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.